

红色井冈山

王泉滔

天下的山多得数不清，要问我心目中最伟大、最神圣的山是哪一座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井冈山。小时候就对井冈山非常向往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井冈山的故事越听越多，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尤其是前几年看了热播电视剧《井冈山》，更是让我对井冈山动情和神往。

朋友约我去井冈山，自然是欣然应允。

井冈山的自然风光很美，但我没有顾上细看，就急忙去寻井冈山会师旧址。会师的古桥还在，坐落在一泓浩荡的溪流上，桥呈拱形，斑驳伟岸，述说着那段峥嵘岁月。站在古桥上，看清澈的流水在红土地上奔腾，流向龙江，流向远方。

到达小井红军烈士墓时，刚才还灿烂的阳光躲在云层后，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。我们整齐肃立在墓碑前，听讲解员讲述那段悲壮的历史。

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工农红军，多次残酷地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“会剿”，终因红军与人民团结一心而失败。后因奸佞告密，反动派找到医院养伤的红军战士抓捕。反动派对红军战士施以严刑，但没能从一人口中撬出一点有用的信息，听到的都是正义的呐喊。反动派恼羞成怒，把伤病员驱赶到医院一侧的稻田边，用机枪疯狂扫射，130多人在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的口号声中被枪杀。想红军，看今天，有些人心怀私欲，真是有愧于革命先烈。

小学时学过课文《八角楼上》，那楼上的灯光至今在我心中闪亮。八角楼在茅坪，是1961

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由于楼阁狭小，每次只能进入15人，进出都是一个门。楼梯窄矮，登至二楼，右边是会客厅，左边是毛主席休息兼办公的地方。屋内有床、桌、椅，桌子上放着砚台和煤油灯，是毛主席使用过的原物，毛主席就是在这里写下了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？》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两篇光辉著作。房间逼仄，靠天窗来获取光明，应该是井冈山人民独有的智慧。

拐到屋外，有一小摊，放着五本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我毫不迟疑地买了一本，准备回家后细读。之后，我带着摊主赠的八角楼纪念章，恋恋不舍地去了黄洋界。

黄洋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“黄洋界上炮声隆，报道敌军宵遁”中所说的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。沉思良久，再往前走，有一条红军挑粮山道，曲折凸凹，狭窄蜿蜒，临深渊绝壁，稍不留神，可能跌到峭壁之下。据当地人说，红军挑粮时的山径比这险得多，“朱德的扁担”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为更好地体验红军挑粮的艰辛，我也随游客下到这条小径，挑着两筐“粮”，在逶迤的红色小道上走上一程。想想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的汗水和心血，看看我们今天的安乐生活，我们应不忘红军战士的劳苦、牺牲，尽心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，不该再有什么索取的私念。

井冈山很美，不仅有绝美的自然风光，还有红色的圣火。井冈山处处赤胆、遍地忠骨，让我们高举火炬，将薪火一代代传递下去吧。③22

会师的古桥还在，坐落在一泓浩荡的溪流上，桥呈拱形，斑驳伟岸，述说着那段峥嵘岁月。

自己喜欢的，远远不是养眼的翠绿，亦不是一茬茬的硕果累累，而是不为外人所道的、埋藏于内心深处的一片桃花源。

有时真的很羡慕它，“居家”与“居荒”都是宠辱不惊的状态。

老家的石榴树

李廷

从单位楼上远望，隔壁家属院的两棵石榴树结满了火红的果实，仿佛在燃烧着热情。那鲜艳的色彩唤起了我对老家石榴树的怀念。从记事起，老家的石榴树每年都开花落，红遍我的童年。

那棵石榴树是姨妈从她家带来的。姨妈是我奶奶的妹妹，她家距离我家只有五六百米。姨妈家是做豆腐的，每次去那里我总是吃得肚儿圆。初春的一天，我又去了姨妈家，正赶上她家翻新房子。我眼巴巴地望着庭院中那棵石榴树。没想到姨妈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她笑着说：“过些日子，我给你把它移过去，栽在你家院子里。”我欣喜若狂。

就这样，那棵石榴树在我家安家落户。它与我一起成长，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夏天。在炎炎夏日，我会在树下铺上一张

床，聆听蝉鸣，感受它们唱出的无畏之歌。夜幕降临，万物逐渐沉寂在夜色中，奶奶的蒲扇摇动出微风，我依偎在她身边，聆听着那些流传千年的故事。石榴树的枝叶犹如巨大的伞，为我搭建了一个避风的港湾。仰望星空，一颗颗闪烁的星星仿佛石榴籽般饱满，让夏季也融入我的童年记忆。

然而，正当石榴树苗茁壮成长之时，它再次遭遇变故。我家也要翻新房子，在我的央求下，父亲将它安置在一处荒芜的宅基地上。那里杂草丛生，环境恶劣。但夏季一到，石榴树依然花团锦簇，火红如昔，旁若无人地展示着生命的顽强与美丽。有时真的很羡慕它，“居家”与“居荒”都是宠辱不惊的状态。联想到自己，真是难望其项背也。③22

秋思

班学明

八月荷花

朝霞映碧荷，点缀荡清波。
玉立红花少，亭亭白色多。
悠悠香馥郁，袅袅影婆娑。
淑女娇腮吻，莲池一首歌。

鹧鸪天·九月金菊

金菊盛开锦绣篇，为君再赋鹧鸪天。
争奇斗艳比高下，恋爱谈情出妙言。
游古镇，访名贤。写作吟诵醉花间。
东篱采菊悠然乐，久别重逢情意绵。③22

第十届中原文博会抒怀

戚富岗

淇水河畔忆商周，姜尚封神意方遒。
忠邪善恶各归宿，盛衰成败有凭攸。

喜看盛世复兴路，文化创新为民谋。
朝歌鹿台今非昔，惠风和畅赢金秋。③22



雨中的射干花。
王旭 摄

屋顶菜园小记

黄长春

一部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之“我们的田野”火了老北京爷们张贵春，他那三十平方米的屋顶菜园、三季有花有果的诗意田园生活，着实让我这个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，一直标榜血管里流淌着乡愁情怀的中年男人神往。

于是，在县城新区选房时，我和家属便把“买五楼送顶楼”作为必选项，结果如愿以偿。屋顶菜园施工和室内装修同步进行，唯一的区别，菜园围堰高度、整体宽窄还有预留除草、浇水的步道，都由本人亲自设计。由于仅五层的多层楼盘没有电梯，我也体验了一把张贵春“一卡车上，一袋一袋抱上来”的大汗淋漓、几近虚脱，不同的是，我是肩扛、背背，下楼时顺带些室内装修的建筑垃圾，倒不空跑。就这样来回往返四五十趟，土还略略低于菜园围堰。然后，我开车到老友的槐山羊养殖场淘了两编织袋羊粪，返程时，又在一家小磨香油作坊买了30斤芝麻油渣，老家叫“香饼”。又一阵大汗淋漓，我把它们搅拌在还散发着生土气的屋顶菜园里，静待着融合、发酵，积淀养分。

第一波喜悦来自头年入冬时种下的菠菜。它们很不幸运，近一半还是在红色包衣种子阶段，就被饥饿的鸟雀精准地抓刨、剥食。这一度让我很奇怪，怎么头一天撒下并摁进土里的种子，第二天早上都“仰泳式”地平躺了？手指一捏，都是空壳。也是可怜入冬无处觅食的鸟儿，它啄我撒，实在不行了加盖一条遮挡网。半个月后，齐刷刷一

层鹅黄绿。倒也奇怪，菠菜发芽后，鸟儿倒没了胃口。我对孩子们说，小区的鸟儿爱吃干果。就这样，春节团聚的家宴里，第一次有了产自屋顶菜园的时蔬，我们还把饭桌搬到屋顶。我写了一句话，“零添加、零公害、零距离，菜园直达餐桌，指尖直达舌尖，温润心间”，发了条朋友圈，惹得北上广的老友们一通点赞，还嚷嚷着回乡组个“高空饭局”。

烦恼随之而来。过了农历三月三，满怀收获的期望，打垄种下茄子、辣椒、黄瓜……随着太阳直射强度增加，浇水灌溉成了大问题。早起、晚上，浇透不是问题，但干涸得很快，土壤板结现象随之出现。看那菜苗难得有一整天的精神，均呈营养不良状。请教了“度娘”，开始试着用吊瓶滴灌，但总难达到大田里茁壮生长的状态。就这样，一路跌跌撞撞，到了挂果时，更是不忍直视，黄瓜干瘦，辣椒打蔫，茄子宝宝们瘪着泛黄的肚子……看来，唯一适合的只有秋天的菠菜了。不过，每次登上楼顶，总要远眺一会儿，尽管不接地气，却能呼吸到散发着农家味道的别样的空气。

还是喜欢入冬，虽然万物肃杀寂寥，但屋顶菜园里顽强的菠菜，似乎宣示着生命的绿色在高空也可以肆意生长。寒暑易节，望着这一方菜地，似乎瞬间明白：自己喜欢的，远远不是养眼的翠绿，亦不是一茬茬的硕果累累，而是不为外人所道的、埋藏于内心深处的一片桃花源。③22